



魯迅的思想與生活

許壽裳著

臺灣文化協進會刊

782
2703
87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初版

魯迅的思想與生活

定價 臺幣七十元

著者 許壽裳

發行者 臺灣文化協進會

臺北市中山堂四樓
電話三一二四號

印翻准不

目

次

序	一
魯迅的人格和思想	二
魯迅的精神	三
魯迅的德行	四
魯迅和青年	五
魯迅的生活	六
懷亡友魯迅	七
關於「弟兄」	八
「魯迅舊體詩集」序	九
「魯迅舊體詩詩」跋	十
「民元前的魯迅先生」序	十一

「魯迅的思想與生活」自序

我和魯迅生平有三十五年的友誼，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」，在東京訂交的時候，便有縹帶紵衣之情，從此互相關懷，不異於骨肉。他在我的印象中，最初的而且至今還歷歷如在目前的，乃是四十餘年前，他翦掉辮子後的喜悅的表情；最後的而且永遠引起我的悲痛的，乃是十年前，他去世兩個月前，依依惜別之情。時為七月廿七日，他大病初愈，身體雖瘦，精神已健，我們二人長談一日，他以凱綏·珂勒惠支的「版畫選集」題詞贈我，詞曰：「印造此書，自去年至今年，自病前至病後，手自經營，才得成就，特贈季市一冊，以為紀念耳」。晚上告別時，他還問我幾時再回南，並且下樓送我上車。這次下樓送我在本年還是第一次，因為前幾次他都臥病在牀，不能下樓，那里料得這一次的門前話別，便是我們的永訣呀！

三十五年之間，有二十年是晨夕相見的。每次相見，他總是名言百出，機智疾流，使得我得一種愉快的經驗，恍如坐在春風之中。這種愉快的經驗，追憶起來，實在是舉不勝舉。現在只就對於我個人方面的事實，略舉數端：一九一四年，我的長兒世瑛年五歲，我便依照吾越的鄉風，敦請魯迅做開蒙先生。他只給瑛兒識識兩個方塊字：一個是「天」字，一個是「人」字。這天人兩個字的含義實在來得廣，世上一切現象（自然和人文），一切道德（天道和人道），可說包括無遺了。又魯迅最怕酬應，大抵可辭則辭，獨對於我長女世瑩的結婚那天，即一九三五年七月，居然偕景宋翠海，娶惠臨，而且到得很早。後來才知道他為我曾費去了很多

的光陰，說「月初因爲見了幾回一個老朋友，又出席於他女兒的結婚，把譯作擋起來了，後來須趕譯，所以弄得沒有工夫」（魯迅書簡第八一八葉）。我對於他的光臨，覺得非常榮幸，對於耗損了他的寶貴的光陰，又覺得非常抱歉！其宅散見於拙著「亡友魯迅印象記」中的甚多，概從略。

魯迅之喪，我在北平，不能像漢朝范式的素車白馬，不遠千里地奔張劭之喪，一直遲到寒假，才得回南，至上海萬國公墓中魯迅墓地，獻花圈以申「生芻一束」之忱，歸途成了首「哭魯迅墓」詩如下：

身後萬民同雪涕，

生前孤劍獨衝鋒。

丹心浩氣終黃土，

長夜憑誰叩曉鐘。

楊君雲萍，搜集我的關於魯迅的雜文十篇，名曰「魯迅的思想與生活」，將由臺灣文化協進會出版，甚熱心從事可感。因書數語於此。

公元一九四七年即民國三十六年五月許壽裳。

魯迅的人格和思想

魯迅是青年的導師，他的書不但爲現代這一代的青年們所愛讀，我相信也將會爲第二代第三代……青年們所愛讀。魯迅又是民族的文化闢士，他暴露了民族性的缺點，揭發了歷來的爲大衆人民開光明自由之路，獨自個首先衝鋒突擊。魯迅又是世界的文化闢士，他的書已經爲世界第一流文學家門所推許，例如法國羅曼羅蘭見了「阿Q正傳」，便稱贊道：「這是世界的。裡面許多譏諷語言，我永遠也不能忘記Q那副憂愁的面孔」，他的書國際間這樣馳名，蘇聯的翻譯尤其盛行，單是「阿Q正傳」便有好幾種譯本。日本也盛行，在魯迅逝世後不到半年，就出版了「大魯迅全集」七大冊。日本人本來是器小自慢的，獨對於魯迅作品的偉大，居然俯首承認，說是在日本作家中竟沒有一個人可以匹敵的。依佐藤春夫氏所說，魯迅佔有下列四個作家的優點，可以列爲算式如下：

依林達夫氏所說，則爲：

魯迅=林語堂+夏衍+茅盾+朱自清。

小田嶽夫氏推尊魯迅尤至。

于各方面：他的學問的幅員是極其廣博的，不但于說明科學研究有素，于規範科學也涵養甚深，他學醫的時候，倫理學的成績有八十三分。他的日常生活是樸素的，始終維持着學生時代的生活。他的政治識見是特別優越，歐美政治家多不能與之相比，因為他觀察社會實在來得深刻。他的體力又是很強壯的。有人或許要問，他體力強壯，何以會患肺結核而死呢？這是因為經濟的壓迫，環境的艱困，工作的繁重，助人的慷慨，弄得積勞過度的緣故。他病重的時候，史末特萊女士帶了在上海唯一的西洋肺病專家D醫師去診，他稱贊魯迅是最能够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，但宣告已經無希望，這要是在歐美人，那早在五年以前死亡的了。因此，魯迅沒有請他開方，因為想他的醫學從歐洲學來，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。即此一端，便可證明魯迅的體力之強。

現在說到他的人格的偉大和聖潔，可以從種種方面來看：

(一)是真誠。魯迅無論在求學，在做事，或在寫文章，都是處處認真，字字忠實，不肯有絲毫的苟且，不肯有一點馬馬虎虎，所以他說：「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，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」(「墳」，寫在「墳」的後面)，他痛恨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，用瞞和騙，造出奇妙的逃路來，而自以為正路。在路上，就證明着國民性的怯弱，懶惰，而又巧滑。一天一天的滿足着，即一天一天的墮落着……(「墳」，論睜了眼看)。這個真誠，是他的人格的核心之一，也就是作品所以深刻的原因之一。

(二)是摯愛。魯迅最富于情愛。他對於祖國對於民族的摯愛，是跟着研究人性和國民性問題的深切而越加熱烈，可是他的觀察和抉發病根却越來越得冷靜，「這好比一個醫道高明的醫師，遇到了平生最親切的

人，患着極度危險的痼疾，當仁不讓，見義勇爲，一心要把他治好，試問這個醫師在這時候，是否極度冷靜地診察，還是躊躇跳跳，叫囂不止呢？（拙著「魯迅的生活」）他對於友人，尤其對於青年，愛護無所不至，不但是物質上多所資助，便是精神上也肯拼命服務，替他們看稿，改稿，介紹稿子，校對稿子，希望能出幾個有造之才。他說：

「……我在過去的近十年中，費去的力氣實在也並不少，即使校對別人的譯著，也真一個字一個字的看下去，決不肯隨便放過，敷衍作者和讀者，並且毫不懷着有所利用的意思。」（三閒集，魯迅譯書目錄）

魯迅這樣替人用力確乎不虛，因此成名的頗不乏人，固然也有吃力不討好的，或是受騙的，魯迅却泰然說道：「我不能因為一個人做了賊，就疑心一切的人」。這是多麼偉大！這個摯愛是他人格的核心：也就是作品所以偉大的原因。

(三) 是堅貞 魯迅要想造出大羣的新的戰士，在文學戰線上的必須「馳」，他自己便是一個「馳」戰的模範。他是一位爲民請命，拼命硬幹的人，民國十九年春，忽負密令通緝的罪名，相識的人都勸他暫避，而魯迅處之泰然，有云：「……故且深自韜晦，冀延餘年，倘舉朝文武，仍不相容，會當相偕以泛海，或相率而授命耳」（魯迅書簡覆李秉中函）。他雖身在圍攻禁錮之中，毫無畏縮，而堅韌奮鬥，始終不屈。他的上海寓屋是在越界築路的北四川路，即那時所謂「半租界」。所以他的最後的雜文集，題名曰「且介亭雜文集」，且介者，租界兩字之各半也。他雖因肺結核而至垂死的時候，還是不肯小休，不肯出國去作轉地療養，「要趕快做」。彌留的前夜，還是握管如恒。這種爲民族，爲後代的自我犧牲精神，真是實踐了他自己的詩句「俯

首領爲孺子牛」，我們只有俯首佩服！

(四) 是勤勞。魯迅發憤著譯的時候，我親眼看見他每每忘晝夜，忘寒暑，甚而至于忘食。景宋在「魯迅全集」的「死魂靈」中，有着兩段的話：

我從「死魂靈」想起他艱苦的工作：全桌面鋪滿了書本，專誠而又認真地，沈迷于中的，一心致志在翻譯。有時因了原本字彙的豐美，在中國的方塊字裡面，找不出適當的句子來，其窘迫于產生的情況，真不下于科學者的發明。

當「死魂靈」第二部第三章翻譯完了時，正是一九三六年的五月十五日。其始先生熬住了身體的虛弱，一直支撑着做工。等到翻譯得以告一段落的晚上，他抱着做下了一件如心的事之後似的，輕鬆的歎一口氣說：休息一下吧！不過覺得人不大好，我就勸告早些醫治，後來竟病倒了……(全集卷二十，葉六〇五)。

魯迅工作的認真，刻苦，從來不肯絲毫偷懶。他譯「死魂靈」第二部第三章中有一句「近乎剛剛出浴的眉提希的威奴斯(註一)的位置」。(註一)云：「威奴斯是羅馬神話上的美和愛慾的女神，至今還存留着當時的好幾種影像。「眉提希的威奴斯」(Venus de Mediei)爲克萊阿美納斯(Cleomenes)所雕刻，一手當胸，一手置胸腹之間。〔譯者〕。魯迅爲了要說明這姿勢，曾費了很多的金錢和力氣，才得查訖。曹靖華的「從翻譯工作看魯迅先生」文中有云：

……他知道眉提希的威奴斯，爲克萊阿美納斯所雕刻，但他沒有見過雕刻的圖像，不知出浴者的姿勢，于是東翻西查，却偏覓不得，又買了日本新出的「美藝百科全書」來查，依然沒有，後來化了更多

的力氣，才查到注明出來。

此外，魯迅的謙遜，節約，整潔，負責任，富友誼，以及爲大衆爲兒童服務等等，都證明着他的人格的偉大，够得上做國民的模範。

至於魯迅的思想，其本質是人道主義，其方法是戰鬪的現實主義。他生在國家民族最困厄的時代，內在者重重腐朽，外來者着着侵陵，他的敵愾心發爲怒吼，來和那封建勢力及帝國主義相搏鬪，三十年如一日，全集二十大冊，都是戰鬪精神的業績。生平所最努力追求闡揚者，在「最理想的人性」，所以對於一切摧殘或毒害「最理想的人性」的發展者

一切片面的不合理的制度文物莫不施以猛烈的無情的抨擊。「狂人日記」中，首先提出「吃人」的禮教，來揭示其新的人生觀和社會觀（參閱茅盾著「最理想的人生」）。

魯迅的思想，雖跟着時代的遷移，大有進展，由進化論而至新唯物論，由個人主義而至集體主義，但有爲其一貫的線索者在，這就是戰鬪的現實主義。其思想方法，不是從抽象的理論出發，而是從具體的事實出發的，在現實生活中得其結論。他目覩了父親重病，服了種種奇特的湯藥而終于死掉，便悟到中醫的騙人；目覩了身體茁壯而神情麻木的中國人，將要被日軍斬首示衆，覺得人們的愚昧，無藥可醫，乃毅然棄醫而習文藝；鑑于兩個小白兔的失蹤，生物史上不着一點痕跡，便感到生命的成就和毀壞實在太濫（呐喊，鬼和貓）；鑑于人力車夫扶助一個老女人，及其自我犧牲的精神，便悟到人類之有希望（呐喊，小的故事）；鑑于漢字學習的艱深，全國文盲多的可怕，便大聲疾呼地說，漢字和大衆勢不兩立，必須改造，用新文字；看穿了孔教的專爲統治者們和侵略者們所利用，而毅然說現在中國人民，于孔子並無關係，並不親密。

因之，魯迅的著作中，充滿着戰鬪精神，創造精神，以及爲勞苦大衆請命的精神。

先說他的戰鬪精神，上面已經略略提過，因爲他對于事物，是非分明，愛憎澈底，發爲戰鬪，所向披靡。常說文人，「不但要以熱烈的憎，向「異己」者進改，還得以熱烈的憎，向「死的說教者」抗戰。在現在這「可憐」的時代，能殺才能生，能憎才能愛，能生能愛，才能文」（且介亭雜文二集，七論文人相輕——兩傷）。如果要舉例，如「鑄劍」，「故事新編」，「這樣的戰士」（野草）便是。

次說創造精神。創造精神是美的，戰鬪精神是力的，這二者互相關聯；美者必有力，力者必有美。所以上面所舉的「鑄劍」「這樣的戰士」，也就是壯美的代表。魯迅是詩人，他的著作都充滿着美的創造精神，散文詩「野草」不待說，就是其餘也篇篇皆詩，尤其是短評，不但體裁風格，變化無窮，內容又無不精練而鋒利，深刻而明快，七首似的刺入深際，又快鏡似的反映社會政治的日常事變，使它毫無遁形，這些都是絕好的詩。有人說魯迅沒有長篇小說是件憾事，其實他是有三篇腹稿的，其中一篇是「楊貴妃」。他對於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性格，對於盛唐的時代背景，以及宮室服飾，用具等等，統統考證研究得很詳細。他的寫法，曾經說給我聽過，係起于明皇被割的一剎那間，從此倒回上去，把他的生平一幕一幕似的映出來。他說明皇和貴妃兩人間的愛情早已衰歇了，不然何以會有七夕夜半，兩人密誓願世世爲夫婦的情形呢？在愛情濃烈的時候，那里會想到來世呢？他的知人論世，總是比別人深刻一層。這些腹稿，終于因爲國難的嚴重，政治的腐敗，生活的不安定，沒有餘暇把它寫出，轉而至于寫那些七首似的短評了。

最後說到爲勞苦大衆請命的精神。魯迅在「我怎麼做起小說來」文中說：「所以我的取材，多采是病態

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，意思是在揭出病苦，引起療救的注意」。又在「英譯本『短篇小說選集』自序」文中說，使我能够聞或和許多農民相親近，逐漸知道他們是畢生受着壓迫，很多苦痛，後來看到一些外國的小說，尤其是俄國，波蘭，和巴爾幹諸小國的，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這許多和我們的勞苦大眾同一運命的人，而有些作家正在爲此呼號，而戰鬪，而歷來所見的農村之類的景況，也更加分明地再現于眼前。偶然得到一個可寫文章的機會，便將所謂上層社會的墮落和下層社會的不幸，陸續用「短篇小說」的形式發表出來了。魯迅這些自述，完全真確，「阿Q正傳」便是一個代表作。他映寫了辛亥革命前夜的時代背景，農村的破產，失業，饑餓，榨取者和被榨取者的鬭爭，土豪劣紳對於革命的厭惡，貪官污吏對於革命的投機，以及阿Q及周圍的人民對於革命的憧憬和模糊的認識，再穿插着革命的不徹底及其妥協精神，封建社會的崩潰。總之把所謂上層社會的墮落和下層社會的不幸，完全發表出來了。宜乎識者看了這篇寫實作品，認爲世界的了。

以上略述魯迅的著作。

我們中華民族是偉大的，因爲首出了魯迅這樣有偉大人格和偉大思想的人物，足夠增長我們民族的自信力了。我們要學習魯迅！我們要學習魯迅！

（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）

魯迅的精神

抗戰到底是魯迅畢生的精神。他常常說：「在青年，須是有不平而不悲觀，常抗戰而亦自衛」（兩地書四）。又說：「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。拖欠得愈久，就要付更大的利息」（華蓋集續編，無花的薔薇）。又說：「富有反抗性，蘊有力量的民族，因為叫苦沒有用，他便覺悟起來，由哀音而變為怒吼……他要反抗，他要復仇（而已集，革命時代的文學）。又在抗日戰爭開始的前一年，他臨死時，還說：「因為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，人人所共的問題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。……中國的唯一的出路，是全國一致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（且介亭雜文末編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）。到現今，抗戰勝利後一年，他的逝世已經十週年了，臺灣文化協進會來信徵文，指定的題目是「魯迅的精神」，覺得義不容辭，便寫出下面的幾點意見：

魯迅作品的精神，一句話說，便是戰鬪精神，這是為大眾而戰，是有計劃的戰鬥，一口咬住不放的。這種精神洋溢在他的創作中。他的創作可分為二類：（一）是小說，即「呐喊」，「彷徨」「故事新編」（歷史小說），「野草」（散文詩），「朝花夕拾」（回憶文）等。（二）是短評及雜文，即「墳」（一部份），「熱風」，「華蓋集」和「續編」，「而已集」，「三閒集」，「二心集」，「偽自由書」，「南腔北調集」，「准風月談」，「花邊文學」，「且介亭雜文」（共三集），「集外集」和「集外集拾遺」（一部份）等。

魯迅的小說，以抨擊舊禮教，暴露社會的黑暗，鞭撻中國病態的國民性，對勞苦大眾的同情等是其特

點。例如「阿Q正傳」（呐喊）是一篇諷刺小說，魯迅提鍊了中國民族一切傳統的結晶，創造出這個阿Q典型。

阿Q的劣性，彷彿就代表國民性的若干面，足以使人反省，他對於阿Q的劣性像「精神勝利法」等等，當然寄以憎惡，施以攻擊，然而憎惡攻擊之中，還含着同情。因為阿Q本身是一個無知無告的人，承受了數千年來封建制度的遺產，一直被士大夫趙太爺之流殘害擗取，以至于赤貧如洗，無復人形。魯迅對於那些阿Q像趙太爺之流，更加滿懷敵意，毫不寬恕。他利用了阿Q以詛咒舊社會，利用了阿Q以襯托士大夫中的阿Q以及人世的冷酷，而對於阿Q的偶露天真，反覺得有點可愛了。又如「祝福」（彷徨），描寫一個舊社會中的女性犧牲者，極其深刻，使知人世的慘事，不慘在狼吃阿毛，而慘在禮教吃祥林嫂。攻擊的力量是何等威猛！又如「故事新編」中的「鑄劍」，取材于「列異傳」（古小說拘沈），是一篇最富于復仇精神和戰鬪精神的小說，表現得虎擲龍擎，有聲有色，英姿活躍，可以使人們看了奮然而起，此外，如「理水」，「非攻」，在描寫大禹，墨子的偉大的傻子精神中，有他自己的面影存在。至于「野草」，可說是魯迅的哲學。其中，「死火」乃其冷藏情熱的象徵：「復讐」乃其贊嘗慘苦的模範：「過客」和「這樣的戰士」，更顯然作長期抗戰的豫告呢！

魯迅的短評及雜文，以鋒利深刻明快之筆，快鏡似的反映社會政治的日常事變，攻擊一切黑暗的勢力，指示着光明社會的道路——這特殊的戰鬪文體，是魯迅所發明的，貢獻于中國新文學至為寶貴。分量之多，占其創作的大部份。任舉一例，如「論雷峯塔的倒掉」（墳），運用了婦孺皆知的傳說白蛇娘娘和法海和尚，指出壓迫制度的不會長久，而壓迫者法海和尚的躲入靈殼不能出頭，倒是永遠的，這樣巧妙的藝術，使讀者

彷彿受到催眠，不能不俯首于眞理之前（參閱矛盾的「研究和學習魯迅」）。

魯迅的戰鬪精神，分析起來，實在方面很多，有道德的，有科學的，有藝術的等等，現在略說如下：

(一) 道德的 魯迅表面上並不講道德，而其人格的修養首重道德，因之他的創作，即以其仁愛為核心的人格的表現。例如「鬼和貓」（吶喊）因為兩個小白兔忽然失蹤了，接着有一大串的話：

但自此之後，我總覺得淒涼，夜半在燈下坐着想那兩條小性命，竟是人不知鬼不覺的早在不知什麼時候喪失了，生物史上不着一些痕跡，併S也不叫一聲。我于是記起舊事來，先前我住在會館裏，清早起來，只見大槐樹下一片散亂的鴿子毛，這明明是膏于鷹吻的了，上午長班來一打掃，便什麼都不見，誰知道會有一個生命斷送在這裏呢？我又曾路過西四牌樓，看見一匹小狗被馬車輾得快死，待回來時，什麼也不見了，搬掉了罷。過往行人憧憧的走着，誰知道會有一個生命斷送在這裏呢？夏夜窗外面，常聽到蒼蠅的悠長的咬吱的叫聲，這一定是給蠅虎咬住了。然而我向來無所容心于其間，而別人並且不聽到……

又義也是仁愛的一面，魯迅的創作也重正義的表現。例如「論『費厄泼賴』應該緩行」（墳），說革命先烈不主張除惡務盡，徒使惡人得以伺機反噬，「咬死了許多革命人，中國又一天一天沈入黑暗裏，這就是因爲先烈的好心，對於鬼蜮的慈悲，使牠們繁殖起來，而此後的明白青年，爲反抗黑暗計，也就要花費更多的氣力和生命」。這樣摘發縱惡當作寬容，一味姑息下去的禍患，真是「義形于色」。

(二) 科學的 魯迅深慨多數國民之缺乏科學的修養，以致是非不明，善惡顛倒，所以他的創作中竭力

提倡真正的科學。現在引幾節于下，以見一斑。

現在有一班好講鬼話的人，最恨科學，因為科學能教道理明白，能教人思路清楚，不許鬼混，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講鬼話的人的對頭。……據我看來，要救治這「幾至國亡種滅」的中國，那種「孔聖人張天師傳言自山東來」的方法，是全不對症的，只有這鬼話的對頭的科學——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學！（熱風，隨感錄三十三）

……到別國已在人工造雨的時候，我們却還是拜蛇迎神……（花邊文學，漢字和拉丁化）

魯迅又為青年的讀物計，提倡通俗的科學雜誌，他說：

……單為在校的青年計，可看的書報實在太缺乏了，我覺得至少還該有一種通俗的科學雜誌，要淺顯而且有趣的。可惜中國現在的科學家不大做文章，有做的，也過于高深，于是就很枯燥。現在要Blén的講動物生活，Fabre的講昆蟲的故事似的有趣，並且插許多圖畫的；但這非有一個大書店擔任即不能印。至于作文者，我以為只要科學家肯放低手眼，再看看文藝書，就够了。（華蓋集，通訊）

(二) 藝術的 魯迅鑑于國民趣味的低下，所以他的創作中，竭力提倡藝術，有云：

、美術家固然須有精熟的技工，但尤須有進步的思想與高尚的人格。他的製作，表面上是一張畫或一個影象，其實是他的思想與人格的表現。令我們看了不但歡喜賞玩，尤能發生感動，造成精神上的影響……

我們所要求的美術家，是引路的先覺，不是「公民團」的首領。我們所要求的美術品，是表記中國

民族知能最高點的樣本，不是水平線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數……（熱風，隨感錄四十二）

魯迅倡導藝術，其實際上的工作範圍也很廣。（一）搜集並印行中國近代的木刻。（二）介紹外國進步作家的版畫。（三）獎掖中國青年木刻家。總之，魯迅熟于中國藝術史，明其何者當取，何者當舍，又博采外國的良規，其目的在創造新時代的民族藝術。他曾用了盧那卡爾斯基的話：「一切有生命的，真真地美的藝術，在其本質上都是鬪爭的。倘若牠不是鬪爭的，倘若牠是疲倦的，沒有喜悅的，頹廢的，那麼我們要把它當作疾病，當作這個或別個階級底生活上的解體和哀滅底反映，把他否定了」來鼓勵青年藝術家，使中國的藝術，尤其是木刻能够欣欣向榮。他最後精印了「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」，引用了德國普霍德曼（Gerhart Hauptmann）和法國羅曼蘭羅（Romain Rolland）的話如下：

一九二七年爲她的六十歲紀念，霍普德曼那時還是一個戰鬪的作家，給她書簡道：「你的無聲的描線，侵人心髓，如一種慘苦的呼聲：希臘和羅馬時候都沒有聽到過的呼聲」。法國羅曼羅蘭則說：「凱綏珂勒惠支的作品是現代德國的最偉大的詩歌，它照出窮人與平民的困苦和悲痛。這有丈夫氣概的婦人，用了陰鬱和纖穠的同情，把這些收在她的眼中，她的慈母的腕裏了，這是做了犧牲的人民的沈默的聲音」。

凱綏珂勒惠支的作品實在偉大，魯迅精印的選集實可寶貴，他說：「只要一翻這集子，就知道她以深廣的慈母之愛，爲一切被侮辱和損害者悲哀，抗議，憤怒，鬪爭：所取的題材大抵是困苦，飢餓，流離，疾病，死亡，然而也有呼號，掙扎，聯合和奮起。……」（且介亭雜文末篇，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序目）

其他方面尙多，姑且從略。總之，魯迅爲不眞，不善，不美而畢生努力奮鬥，以期臻于眞善美的境界，